

人世间

大羽和他生命中三个女人

占地

李大羽的生命中,有三个女人至关重要,她们是母亲、姥姥与妻子。先说母亲。

1973年,母亲担任一个百十号人的工厂负责人。虽然是国有企业,但那时生产原材料供应特别紧张,没有原料就要停止生产,而停产工人就发不出工资。当时,母亲怀孕5个月,出怀很厉害,大肚皮上还凸了个尖,血色素低至80克。为了维持工厂生产,她不顾妊娠期的剧烈反应,亲自出马外出跑原料。一次在东北,洽谈加发货,母亲整整忙活了一天,滴水未进,在路边看见有卖猪头肉的摊位,也是饿急了,就买了些吃,谁知半夜上吐下泻,差点要了命。

母亲是临产前2小时才由工人从生产车间直接送到医院的。腹中羊水过多,再加上她孕期因工作压力大引起情绪焦虑,服用过冬眠灵,接诊医生担心胎儿发育异常,劝说她终止生产。家里亲人包括姥姥都同意,但只有母亲一个人不干,她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并斩钉截铁地说,即使孩子真有毛病也认了,也一定要把他抚养大。

母亲工作单位在只楚,离家有十余里距离。她让朋友在自行车后座旁边加装了一个婴儿座椅,改造成像部队那种带偏斗的三轮摩托车的样子。母亲每天风雨无阻带着大羽上班,一进厂子,就把孩子交给厂办托儿所阿姨照顾。每个哺育期女工上下午各有半个小时的哺乳时间,别的女工都能按时按点给孩子喂奶,但大羽母亲工作太忙,忘了是常有的事。大羽往往饿得哇哇哭,保育员只好把他抱到母亲面前喂。又苦又忙碌让母亲精神和身体极度疲惫,但她咬紧牙关硬挺,应该讲,没有母亲的爱与坚持,就没有大羽。

第二个女人是姥姥。

大羽1岁时断了奶,交由姥姥带,也就在这时,他表现出了异常。不少孩子能说一些简单的词语了,但大羽不会,即使蹦出个把词儿,也是“唔唔喽喽”的,例如喊妈为“哇”,叫姥为“袄”。

除此之外,大羽精神上也与别的孩子不同。有时,他一个人呆坐着,像魔怔了,安静得让人发慌;有时会异常活跃,满地疯跑,怎么喊都不停,彪气尽露。这时,大人们才意识到孩子有问题,领他去医院检查。医生的结论是,大羽患有轻度精神分裂症,或因母亲妊娠期羊水过多及服用冬眠灵损害神经所致。

从此,姥姥抱着大羽,开始了漫漫求医路,几乎跑遍烟台市区的各大医院,去得最多的是莱阳的一家医院。去莱阳看病还是挺遭罪的。首先,姥姥要带着大羽坐白天烟台发青岛的慢车,到达莱阳下车时已是下午,急三火四地赶到医院,诊治完基本已经是晚上。为了省旅馆钱,姥姥就抱着大羽在火车站凑付一晚,再坐下半夜济南到烟台的火

车,凌晨回到烟台。光那一年,姥姥就跑了20多趟。通过一些理疗,结合心理干预,渐渐地,大羽的病情有很大好转。为改变大羽不会说话、发音不准的问题,姥姥可以说殚精竭虑,让大羽模仿她的口形发音。这一方法有特效。很难用语言形容姥姥那种耐心细致、海人不倦的精神。在姥姥的不懈努力下,大羽上幼儿园时,已经有了语言表达能力,发音亦颇为准确。

改革开放之后,用工制度发生根本转变。像大羽这种情况,找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刚开始他当过建筑工地的小工,也干过环卫工、电缆铺设工、翻砂工等。大羽虽有病,但不发病时,和正常人看不出两样,而且干活舍得出力,听说听道。他20岁那年,隔壁胡同一个叫“矮脚虎”的小伙子发达了,办起了厂子。小伙人品不错,平日总将“度人如同度己”的话挂在嘴边。他让大羽去厂子当了合同工,大羽也终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原以为大羽找对象会很难,但没想到,“彪人有彪福”,他认识并牵手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没费吹灰之力,颇有“一见钟情”的戏剧性。

那是在大羽21岁那年,他被领导派到车站接收一批物资。出站时,一个刚到烟台的小姐姐向他打听路。正好顺路,热心的大羽就捎了她一段。小姐姐很健谈,谈话中说她叫小芹,比大羽大三岁,来自西部农村,此番是来烟台打工。三轮车上两人一前一后,大羽在前面蹬,她坐在后面,没看清彼此模样。到了打工之地,小芹下了三轮车,抬起杏眼,方看清这位高出她一头、站在她眼前的小伙:貌虽不若潘安宋玉之美,但那四方大脸、浓眉朗目,倒也带有几分潇洒的明星之相。这一看不打紧,直看得小芹心中如同通了电流,热乎的,麻酥的。小芹是颇有心机的女孩,当即记下大羽的联系方式。

也许孤身飘零在外打工想有个家,也许是大羽的英俊外表吸引了她,小芹一有空便找大羽。母亲把大羽的精神问题一五一十向小芹和盘托出,但小芹没打退堂鼓。他们结了婚,当年便有了大胖小子。

人谓“合抱之木起于毫末”,聪明懂事的小芹知道,良好的家庭氛围需从平日一点一滴做起。小芹虽性格强势,但属“金砖老婆”,知道疼男人,大羽则被小芹拿捏调教得成了老婆迷,唯她马首是瞻。过去大羽情绪受刺激时,犯病的主要表现为离家出走,且这个孝顺的孩子去的地方大多是乡下姥姥的墓地,去那儿准会找到他。婚后,大羽再没犯过病。会打算、能干、会过日子是农家孩子的强项,慢慢地,小芹把家操持得熨熨帖帖,一家三口的日子是越过越和美。

时光流逝,今年大羽刚好50岁了,在身边三位可敬女人的加持下,大羽有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幸福人生。

有缘,再见

惟耕

多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我去烟台港乘船出差。在莱州上客车时,天空稀薄的云层里还能透出几缕温暖的阳光,一进烟台市区,飘飘洒洒的雪花从天而降。雪花随着无孔不入的冷风,几近热情地贴在人们的脸上,钻进脖子里。雪花刚一黏在身上,顿时化作比雨水更冰冷的水珠渗透衣物,沁入肌肤,让人禁不住哆嗦。

赶时间,我边寻找出租车,边着急地快步前行。突然,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我的身旁,副驾驶的车窗玻璃已经落了下来,坐在副驾驶位子上的正是客车上与我邻座的大哥。

“兄弟!上车吧,捎你一程!”

闲聊时,我知道他也是因公出差。在距烟台港客运站不远的地方,我下车,还没等道谢,一把精致的折叠雨伞已从车窗里递了出来。

“带上它吧!还有段距离,天气预报说大连那边也是雨夹雪呢!”

大哥的语气不容推辞。

“可……可我怎么还你呢?”

“还什么呀!如果有缘,我们还能再见!”

话音刚落,他摆摆手,车便卷起一溜白色的烟雾消失在苍茫暮色之中。

雪花仍然沸沸扬扬不止,雪幕里的人们一个个行色匆匆,一盏盏刚刚点亮的路灯正燃起橘黄色的光芒,为这风雪弥漫的港城增添了一丝温暖的气息。

被大哥言中了,在大连港下船后,码头上的雪一点儿也不比烟台逊色,更令人不堪的是雪粒中还夹杂着冰凉的雨滴。从凌晨三四点钟下船,到再次登上下一段旅程的客车,要不是这把伞,一场病恐是难以躲得过去。

后来,我每次出远门都会带上这把伞,不仅仅是为了遮风挡雨,心里念着也许会再次遇到那位好心的大哥。

那年国庆节后,我和同事出差到牡丹江,白天不小心把外套撕开了一段长口子。吃过晚饭,我俩便在这个陌生的城市中,寻找缝补衣服的小店。

在一家日用百货商店,一位大姐听了我们的来意后,说:“这里真没有缝补衣裳的店儿,听你们口音是外地来的吧?你们要是相信我,我帮你缝缝就是了。”

我们当然求之不得,大姐拿着衣服进到里间,“嗒嗒嗒嗒……”一阵老式缝纫机的声音传出,几分钟时间,衣服完好如初。

“大姐,多少钱啊?”

“举手之劳的小事,谈钱伤感情了。”

“总不能让您白忙活啊!”

“出门在外不容易,我也是从外地来的。”

一聊,大姐的老家也是烟台!老乡见老乡,自然流露出的乡情就如同遇见久别的亲人,无论怎么说她都拒绝收我们的钱。

临别,道一声:“大姐再见!”

“哎——”大姐把“哎”的音拉得很长,“有缘,再见!”

听着大姐的浓浓乡音,一瞬间我又记起那位赠送雨伞的大哥。

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那位大哥和那位大姐,但我总觉得可能是岁月的流逝改变了我们的容颜,在不经意间擦肩而过了,而且我相信,一定会遇见他们的,也许是另一种方式的相遇。

诗歌港

与同一条河流相遇

邓兆文

这地方,我来过
只不过很久了
那时草木葳蕤,
水流湍急
我们在浅处嬉戏,
打水仗
偶尔抓螃蟹,摸鱼
晚上点起篝火,
一起喊山和乳名
仿佛整条河都是我们的
囊中之物
而此时此刻,山河依旧
只是音影皆无
水牛变成了铁牛
河道被拦成了数截
河水深一脚浅一脚蹚过
那些童趣,风一吹
都变成了泡泡

假如把人生重走一次

陆玉生

假如可能
我真想把人生重走一次
用昨天的激情
用今天的沉着
用明天的经验

我不再贪玩
我会懂得珍惜
遇到人生抉择时
我会三思而后行

我会惬意地陪爱人赏月亮
我不会拒绝给儿子买小画册
我还想陪父母去云南去新疆

可斜阳告诉我
一切都不可逆转了
现在,我只有珍重今天
但愿明天不再有今天的懊悔